

楔 子

符記食品集團是橫跨兩個世紀的糕餅老店，從創立的老祖宗到最新一代繼承人，已經超過五代了，符聖剛是新一代負責人，歷經時代的變遷，歷史老店也從單純的糕餅業轉變成食品集團。

其生產的產品多樣而搶手，因為遵循食品業是良心事業的祖訓，真材實料很受消費者信賴，常賣到缺貨，甚至連網路都開始出現了仿冒品，但，假的永遠勝不了真的，所以即使出現仿冒品，符記所生產的糕餅和其他產品依然賣得嚇嚇叫。

符聖剛是個鐵血手腕的管理者，在他的領導下，符記食品集團的產品不斷推陳出新，營收也不斷創新高，這些年下來，符記幾乎已經成了國內食品界的龍頭。

雖然集團管理十分嚴謹，但給予員工的福利在目前的職場環境中算是頂尖的，且有通暢的升遷加薪制度，只要員工有能力，在集團中必有足以發揮的空間。

然而有些高層管理者賞罰分明到近乎不近人情，犯錯就開除，以致於員工人人自危，個個只求自保不管他人死活，有時候還會有功往自身攬，錯往別人身上推的自私行為。

在這種情形下，倒楣的當然就是底下的基層員工了。

藍筱葉就是這麼個倒楣鬼。

明明她就已經把文件交給財務部的人了，對方卻矢口否認有拿到文件，最後甚至所有財務部門的人聯合起來替那個人作證，說她送達的文件裡沒有那份重要文件。

文件沒如期送達部門，該付的錢沒能及時付款，造成公司信譽受損，這錯可不小，事情很快就傳到符聖剛耳裡，因為財務是敏感問題，犯了不該犯的錯誤，下場可想而知。

事情發生不到半個小時，人事命令就下來了，她被炒魷魚了，至於後續的賠償問題，還在評估衡量之中。

藍筱葉人生裡倒楣的事情又豈止一樁。

她被迫離開公司，一出大樓，天空馬上就下起傾盆大雨，把她徹底淋成了一隻狼狽的落湯雞。

沒錯，她的人生從來沒有順遂過，雖然她總是樂天地認為只要自己再多努力一點，一定可以翻身。但……事實並沒有。

小時候爺爺奶奶都健康的時候，她的確過了一段天真爛漫無憂無慮的日子，但隨著年紀漸長，她懂事了，知道的事情也多了，才知道，原來家裡的經濟狀況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。

她爺爺好心替人作保，沒料到那個人倒債跑路了，她爺爺只好替人扛起一大筆爛債，他們家本來就過得拮据，這下子日子更難過了。

後來奶奶生了病撒手人寰，剩下她和爺爺相依為命，爺爺在憂心操勞下身體也每況愈下，後來就開始進進出出大醫院了。

那龐大的醫藥費自然沒那麼容易解決，她本想拿房子去貸款來還醫藥費，這時才知道，原來連房子都不是她家的，是爺爺好友無償借給他們住的。

好吧，往好處想，至少不用給房租，省了一筆租屋費用……

爺爺的狀況始終不見好轉，沒多久就跟著奶奶走了，屋漏偏逢連夜雨，在她送走爺爺之後，突然來了一個陌生男人，那人拿出土地所有權狀讓她看，說這片土地已經是他的，給了她一個期限，讓她搬走。

她哪有錢搬家啊，本來想說拿到薪水再找房子，但是領薪水的今日卻成了失業日，薪水沒得領外，還可能要付出鉅額賠償金，這日子叫她怎麼過下去啊！

她受夠了，決定讓自己醉一天，不自我麻痺一下，她真的會崩潰的。

她不想喝醉了被人撿屍，所以買了一袋啤酒回家，準備喝個不醒人事，好暫時逃避眼前的不如意。

喝著喝著，她便忍不住看著祖先牌位抱怨，「我難道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情嗎？為何我的命運要如此乖舛？！」

「不對啊……我很孝順的，不是說老天爺都疼孝順的人嗎？可我那麼努力工作，為何要替別人背黑鍋呢？我不服氣！」

喝著喝著，她開始啜泣，「爺爺、奶奶，你們怎麼那麼狠心丟下我一個人……你們要筱葉一個人怎麼辦啊……」

沒能留下一磚一瓦，還讓寶貝孫女背了一身債，藍昌榮夫妻其實一直很過意不去，可他們都已經成了另一個世界的人了，又能做什麼呢？

兩老的魂魄看著寶貝孫女喝醉酒，哭著宣洩情緒，心底很不好受，忍不住嘆氣了。

聽見他們嘆氣，一旁另一抹西裝筆挺的老人魂魄更覺得意不去，「老奴早該在離開前把事情安排好的，也不至於讓小主人受那種活罪，是老奴不好。」

「怎會是你的錯，你又不欠我們，還有，不要再自稱老奴了，我們都已經轉世了那麼幾回，我們早已經不是你的主子，況且，你能免費讓我們居住這房子，對我們來說已經是天大的恩惠了，若我們還不懂得感恩，就太厚顏了。」

「您那麼說真令我汗顏，當年若非您捨得把自己剩餘的財產都交給老奴，老奴的後代子孫又怎麼可能有機會飛黃騰達呢！所以，這回就讓老奴來幫忙吧。」

「幫忙？怎麼幫？」藍昌榮看著說話的符大順，很是不解。

「您看著就好。」

說著，符大順就走過去對藍筱葉講話了，他煞有其事地問著，「小主子，您覺得如何做您的心情才會舒坦些？」

已經喝得七八分醉的藍筱葉感覺耳朵旁好像有人在對她說話，她不假思索地說：「他怎麼可以不查明真相就把我開除，他不知道很多人都是靠微薄的薪水在過日子的嗎？」

「的確很過分，妳希望怎麼懲罰他？」

「懲罰？」藍筱葉愣了一下，隨之雙手舉起，做出了一個像是火花逆裂的手勢，「消失吧，最好讓他吃點苦，讓他知道，捧別人飯碗是件多辛苦的事情！還有讓他體會一下，被冤枉的人心情有多鬱悶！」

「就這樣？要不要乾脆把他大卸八塊丟進大海餵魚？」

「餵魚？不不不！雖然他很機車，但我並不想詛咒他，只要給他一些小小的教訓就夠了。」

老者點頭，笑說：「善良的姑娘會有好報的。」

聽到老者那樣說，藍筱葉唇角忍不住勾起一抹笑，全然是酒醉後的憨呆樣，她就這麼甜甜地進入了夢鄉。

一旁，三個老者魂魄仍在藍家狹窄的客廳繼續他們的對話。

藍昌榮問：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太冥頑不靈的孩子，自然得給他一點教訓。」

「其實他也沒有做錯什麼，要當一個管理者並不容易，有些時候的確必須用點非常手段。」

藍昌榮是個容易知足又樂善好施的老好人，只要自己有口飯吃，也會想著分人一口飯吃，才會落到老了手上無半點積蓄的境地。

他沒後悔過幫助人，只是現在覺得有點對不起孫女，因為他的慷慨大方，卻拖累了孫女，讓她年紀輕輕就背了一屁股債，他真的很過意不去。

若是能讓孫女日子稍微好過一些，他也挺樂見的。

「就交給你吧，只是……也不要太為難年輕人了。」

「他就是日子過得太舒適了，才會不懂得人間疾苦，真得給他一點教訓，不過，他到底是老奴的後代，我也不至於要了他的命，老爺子您就別擔心了。」

這一刻，藍昌榮知道自己也使不上力，就決定在旁觀察，暗中保護孫女了。

第 1 章

惡夢連連，符聖剛在夢中不停奔跑，因為感覺後頭有人在追趕著，他使出全身的力氣往前跑，而兩旁是一片寂靜漆黑，壓根看不到任何景物。

跑著、跑著，他突然一個踉蹌，身體就滾了出去，痛感傳來，但他的性子一如他的名字也是剛毅的，覺得大叫有失男人氣概，所以雖然摔得很痛，他也只是皺起眉頭悶哼了一聲。

痛感過後，他吁了口氣睜開眼，先入眼的是椅腳，他盯著椅腳，腦袋空白了幾秒，然後他開始思考。

剛剛發生何事？感覺他好像是摔下床了。

為何會摔下床？

他閉眼回想，之前他做了什麼事情？記憶倒帶，昨夜他很晚才回到家，忙了一整天，他泡了個澡，然後帶著投資評估表上床看，後來就沒了印象，想必是他看評估表看到睡著了。

可令人納悶的是，眼前的景象……很陌生。

他下意識想坐起來，雙手摸到了地面，當下他驚愕的收回自己的手，眼睛瞪著剛剛摸著地面的雙手。

剛剛他是摸到泥地了嗎？沒道理啊！

可他的手，真的有泥土灰塵……

泥土灰塵對做食品的人而言，是很令人厭惡的，他家向來不許有灰塵存在，他身上永遠都是乾乾淨淨的，所以真的無法忍受現在這樣跌坐在泥土灰塵上。

是夢，是夢，肯定是夢！他再度閉眼對自己說。

此時門板被推開，他看見一頭撞進來的人的穿著打扮，感覺自己差點就往生了……瞧瞧那身穿著打扮說多土就多土！

就管理者而言，門面也是很重要的，顧客上門，會看消費環境的清潔度，還會看服務人員服裝儀容的整齊與否，就算環境乾淨，卻有個油光滿面的銷售人員，那東西也肯定會賣不出去！

所以符記食品集團的門市主管會在員工上班前檢查員工的儀容打扮，若是不符規定，一次就開除，絕不允許第二次，這樣可以杜絕員工心存僥倖，想要捧符記的飯碗，就要將規定當一回事。

看著眼前穿著打扮與清潔度都不OK的小廝樣的傢伙，符聖剛皺起了眉頭，心底忍不住冒出疑惑—這是在演哪一齣？！

肯定是他作夢了，醒來就沒事了。

他決定讓這荒謬的夢中止。

他向來是不用鬧鐘的，他的腦袋比鬧鐘還準時，每天上班時間快到了，他便會自動從睡眠中甦醒過來，因此鬧鐘根本派不上用場，最後他索性不用了。

但說也奇怪，這回他竟然怎樣也無法輕易醒來，眨了幾回眼皮子，眼前那個小廝依然傻乎乎地站在門口，一臉焦慮地看著他，似乎有話要說。

聽？或者不聽？

不聽！他只想快快從這荒謬的劇情裡跳脫，他一點也不想弄懂這場夢到底在演什麼。

他皺起眉，雙目緊閉地揮手大喝，「我不管你是什麼鬼，立即從我視線消失！」

被他這一吼，石頭嚇到了，連忙從房間退了出去。

符管家幾日前出門做買賣，因為天雨路滑，不小心摔下馬後摔成了重傷，大夫說他情況不樂觀，一直都是昏迷狀態，這幾日，大小姐都不許人在符管家床旁提及家裡的經濟狀況，怕影響他的病情，但仍命他們時刻注意符管家的狀況。

方才，他聽到碰撞聲，想查探究竟，結果就看到符管家摔在地上。

一想到符聖剛摔在地上，石頭沒細想，連忙再度衝進屋並且衝到符聖剛身旁，擔心詢問，「符管家，您沒事吧？摔疼了嗎？有沒有受傷？」

符聖剛感覺太陽穴不停抽痛，眼前這一切讓他很崩潰，他實在不喜歡這個夢，「我說了，讓你立即從我視線消失……」

石頭滿臉為難地說：「石頭沒想惹符管家不高興，只是……大小姐吩咐我們要多注意您的身體狀況……」

「你走我就沒事。」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又怎麼了？！」符聖剛十分不耐。

「大小姐……大事不好了……」

「你再不從我的視線滾出去，你才真的會大事不好了！」他沒好氣的吼著。

他吼人的表情很嚇人，雖然不是如雷獅吼，但是光被那雙犀利如鷹般的眼眸瞪上一眼，就讓人汗毛豎立。

可外頭真的發生了天快塌下來的大事，退出去雖然保命，但是御珍軒的鋪子恐怕就真的要叫人砸爛了。

平日藍家大小姐待下人如親人，這一點小廝石頭最能感受，他是打小就在藍宅長大的，藍家上上下下無一人把他當外人，不但收留反應笨拙的他，給他遮風避雨的地方，又賞他三餐溫飽，每月還會給他些許銀兩拿回家給老母親補貼家用，這樣的好人，絕不能讓她落到被人拖去賣身的境地！

這一想，石頭鼓起勇氣說：「錢莊來討債，咱們家鋪子快被砸了，符管家請快快想法子阻止吧！」

符聖剛不痛不癢地反問，「你家鋪子快被砸了，干我何事？」

石頭聽得一愣，感覺哪裡不對勁卻又說不上來，照理說，最會緊張藍家大小事情的，就是符管家啊，可他現在怎是這番態度？

但不管了，事態嚴重，石頭也顧不得自己是否會被處罰，上前伸手就將符聖剛往外拖。

「放手！」符聖剛既錯愕又惱火。

「不能放！」

「你找死是不是？！」符聖剛怒問。

「等等您怎麼處罰石頭，石頭都認罰，但現在請您前去幫幫小姐吧，那些人一個個像凶神惡煞，小姐一個人應付不來啊！」

這傢伙力氣是怎麼來的？明明看起來瘦弱不堪，可是卻有一股蠻力，害得符聖剛一時站不穩腳步，只能由著小個頭的石頭拖著他前進。

誰知路過見到的景物皆令符聖剛乍舌，夢境彷彿不停延續著，就像是拍連續劇，人物場景和故事一應俱全。

對他而言，這是惡夢，一個醒不來的惡夢。

店舖裡的椅子被砸壞了，杯盤茶具被摔得稀巴爛，一群大漢拿著棍棒將店舖擠滿，幾個老弱殘兵緊守在女子的前方，他們雖然也怕被那群惡煞打到，可他們更怕那群惡煞會傷到他們的主子。

穿著樸素的姑娘是這家鋪子的現任主人藍筱葉，她爺爺過世後，她便接下了御珍軒餅鋪的生意，可她未能得到爺爺真傳，天生對廚藝毫不拿手，加上爺爺做糕餅的祕笈在他過世後竟不翼而飛，使得餅鋪的經營如雪上加霜，生意每況愈下。

這幾年，要不是符管家符聖剛幫著她，說不定糕餅舖早就關門大吉了。

但，她與符聖剛都未得爺爺真傳，加上符聖剛摔成重傷昏迷不醒，藍家有一大票人要養，做不出好吃的糕餅就賺不到銀兩，賺不到銀兩就只能另尋開源方法，她一個姑娘家能有啥開源方法，以前都是符聖剛在籌錢養家，現在擔子落在她肩上，她只能把自己的珠寶首飾賣了來養活一家子。

可她過去向來對於珠寶首飾不是很熱衷，等需要派上用場時，才發現自己財產真的是少得可憐。

不得已的情況下，她只能選擇拿鋪子抵押借銀子來苦撐，誰知道那借銀子給她的人根本就是放印子錢的，她借的銀子一夕間就滾了將近一倍，現在債主上門討債，還給了她三條路走。

第一條路，讓她馬上還銀子。這她自然是做不到的，她要是有銀兩可還，就不用借貸了啊。

第二條路則是讓她讓出鋪子，這她更做不到，這鋪子是她爺爺留下來的祖產，她不能賣祖產求溫飽啊。

結果，債主就提出了第三條路，讓她去春悅樓彈琴偷客。

真是愛說笑，春悅樓是男子買春買樂子的地方，怎是一個大家閨秀可以去得的地方！

所以，不管是哪一條路，她都辦不到。

「霸爺，請再寬限我幾日，我定會想法子籌銀子來付您利息的。」

「寬限你幾日，那誰來寬限我幾日，別推託了，今日你定要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，是還錢，還是要跟我走？又或者，把鋪子讓出來。」

藍筱葉還沒開口，後頭就有人嚷嚷著，「來了！來了！」

她聽出喊話的是石頭，但誰來了呢？

轉頭看見符聖剛，藍筱葉眼珠子一亮，也顧不得汪霸討債，她快步走向符聖剛，繞著他一圈又一圈轉，情緒十分激動。

「符管家，你醒了？！」她幾乎快要哭出來了。

符聖剛冷冷掃了她一眼，一語不發。

那左一句符管家、右一聲符管家可是讓他聽得不悅極了。他好好一個集團總裁卻被叫成管家，這不意味著在這裡他淪為下人了？！

但藍筱葉一點也不介意，能看見符聖剛醒過來，她已經很感謝老天爺了，「你平安醒來就好。」

汪霸轉頭看過去，看見符聖剛，便開始哼氣挖苦，「我道是誰來了呢，原來是符管家啊，怎麼？你現在是帶銀子來救人還是救這糕餅鋪子？」

符聖剛掃了一眼說話的漢子，覺得他看起來橫眉豎目很不討人喜歡，再掃向一旁嬌滴滴的小姑娘，衡量她年紀不出二十，但是眉眼氣質比起現在的二十歲年輕人顯得特別老成，這兒……沒一張熟悉臉孔。

這夢到底要持續多久啊？！

他不耐煩了起來，一臉不悅地道：「這戲到底有完沒完？我一早還有個重要會議要開，你們——」

他挑眉掃向汪霸，沒好氣地說：「你們要人就快帶走，要什麼鬼鋪子就搬去，然後有多遠滾多遠。」

話一說完，他就感覺自己的後腦勺突然被人巴了一記。

「誰？誰打我？！」

他轉頭，只見石頭離他最近，但石頭的手還抓著他，看起來不像是石頭動的手，而且他看石頭也沒那種膽子敢巴他。

然後，他看見了站在更後方的一個漂浮在空中的身影，他瞬間愣住。

人怎麼會飄在空中？

他覺得事情不對勁了，但他沒露出受驚嚇的表情，而是努力讓自己淡定，他看出來，飄在空中的老人正在瞪著他，然後他更看出來，剛剛巴他的凶手是誰。

「你是誰？剛剛為何打我頭？」

「我是你老祖宗，打你是因為你是個徹徹底底的渾小子！難道你一點惻隱之心都沒有嗎？他們要帶走的可是藍家的大小姐，你現在的主子！還有他們想吞掉的是藍老爺苦心經營的糕餅鋪子，那牌匾還是皇帝御賜的，你給我好好幫大小姐保住藍家的一切！」

老祖宗？藍家大小姐？御賜牌匾……真是搞笑……

他只是心裡想著而已，後腦杓就又被賞了一記，這一記把他的火氣都激出來了，什麼形象也不顧了，他幾乎是破口大罵的吼著，「臭老頭，你不要以為我不會對老人家動手就對我動手動腳喔！你膽敢再碰我一下，我肯定跟你翻臉！」

結果當然又被賞了一記，氣人的是，他連阻擋的能力都沒有，只有挨打的分。

難道……他見鬼了？！

一旁的人也被他的行為驚呆了，尤其是在他大罵「臭老頭」的時候，更令他們打心底發毛。

這裡哪有什麼老頭子，就藍大小姐和兩三個僕人，還有汪霸和他的手下，再來就剩下符聖剛和石頭兩人了。

汪霸雖然心底毛毛的，但還是假裝有膽識的嗆聲，「姓符的，你不要以為你裝神弄鬼我就會怕你！」

符聖剛投給汪霸一記犀利眸光，冷哼著氣說：「誰說我在裝神弄鬼？我正在和老頭子說話，你少在那裡鬼吼鬼叫。」

欸……這汪霸可是地頭蛇，府城裡的人都怕他，因為他仗著自己人高馬大，加上縣府大人是他的姊夫，不但收保護費，還放印子錢，行事非常囂張霸道。

怕符聖剛惹到小人會遭殃，藍筱葉連忙上前扯了符聖剛一把，「符管家，這事你別管了，我會處理。」

「我本來就沒打算管。」瞟了一眼藍筱葉，符聖剛冷冷說道。

但，旁邊有人不讓他置身事外，例如符大順，又例如汪霸。

符大順說：「幫助藍大小姐重新將御珍軒餅鋪發揚光大是你的任務。」

汪霸說：「這藍家欠的債，藍家誰都別想置身事外。」

現在是怎樣？全部都吃完他啊，他可不是軟柿子，更不是被欺負大的，一肚子氣正無處發，符聖剛舉起手，指向汪霸，「你，跟我打一場。」

符管家吃錯藥了嗎？

符管家中邪了嗎？

在場的藍家大大小小每個人雙目圓瞪，一個個在心底驚叫著的幾乎都是同一句話。

其實，符聖剛除了是符記食品的總裁，還曾經是國際西洋劍冠軍，是個貨真價實的劍術高手，但所有人都不知情，大家所知道的符管家是個文人，頂多能抓隻雞，打架那肯定是打不贏的。

「現在快點求饒吧，等會就慢了。」汪霸嘲笑道。

「大言不慚。」符聖剛嗤鼻冷哼。

「大爺我本想你若求饒，我便饒過你，既然你不領情，那就別怪我把你打得滿地找牙。」

這府城裡，汪霸仗的就是一身蠻力，在這兒沒人打得贏他，所以他也就自視甚高，自以為自己真的打遍天下無敵手。

這回，他可吃癟了—他一直想靠近符聖剛，但每每靠近，就被符聖剛手上那支掃帚打得哇哇大叫，「娘的，你那是哪招？！邪門歪道！」

「你管我哪招，打得贏你就行了。」

符聖剛好勝心一向很強，所以遇到汪霸這種蠻橫不講理的人，他不自覺地也認真起來了。

「別打了！」汪霸被打疼了，忍不住大叫。

「你認輸就不打。」

「認輸？笑話！我汪霸打架從來沒輸過！」

那麼就再打，符聖剛手動得快，比賽通常都是點到為止，但是剛剛汪霸衝上來的氣勢可不像比賽那麼斯文，符聖剛的手勁也自然用力了許多，那一下下打下去，還是會讓人受重傷的。

汪霸被打怕了，節節後退。「姓符的，你以前難道都是在扮豬吃老虎？！」

符聖剛懶得理會，繼續拿著掃帚追著打，打一次就問一句，「還不認輸嗎？」

認輸？汪霸哪肯，認輸讓他面子掛不住，而且還是輸在一個大家認為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手上，傳出去他就不要混了。

「我跟你們說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這錢我遲早要討回的，還有今天這一筆……來日我會加倍奉還的！」

還來日？「你有完沒完！」這場夢讓符聖剛鬱悶極了，所以當汪霸伸手叫囂時，他就狠狠地打了過去。

「啊！我的手—」汪霸痛得哀嚎，聲音聽起來像被殺的豬崽，淒厲無比。

「還不走？再繼續在這裡廢話，我就真的讓它斷了。」符聖剛失去了耐性，揚言警告著。

聰明人都知道，眼前虧吃不得，汪霸再度後退，一路退到大門外，還是忍不住揚言大吼，「姓符的，今天這帳我一定會找你算清楚！」

終於趕走了汪霸，符聖剛丟下手上的掃帚，轉身想找自稱「老祖宗」的老者理論，可身後哪有什麼老者，只有一臉受驚嚇的藍筱葉和護主心切的石頭。

「剛剛那個老人家哪裡去了？」

「什麼老人家？」藍筱葉詫異反問。

「就一個滿頭白髮的老頭子，沒看見嗎？」

剛剛符管家的表現已經夠叫人震驚，這會兒講的話更讓人害怕，藍筱葉腦袋閃過的第一個想法就是——他中邪了。

石頭腦袋比較直，沒經過思考便脫口說了，「符管家是不是中邪了？」

「你說我中邪是什麼意思？」符聖剛聽見了，轉移視線，死盯著石頭。

石頭支吾地說：「我們沒瞧見什麼老人家啊……」

這夢真會折騰人，一會讓他打架，一會又讓人誤以為他見鬼中邪，到底要怎樣才能快點醒過來呢？

「這可不是作夢，是穿越。」

就像是能看透他內心似的，符聖剛才起了念想，一個聲音又冒了出來。

他飛快找尋那個聲音來處，老人家就在那裡，他的正前方，一個藍筱葉和石頭都能目視到的地方。

「你們真的沒看見他嗎？他就在那裡，真的看不見嗎？」

藍筱葉和石頭都朝他所指的方向看去，但那裡真的什麼人都沒有。

看符聖剛變得奇怪，藍筱葉越發憂心起來，「符管家，你沒事吧？該不會是受傷引起的後遺症吧，我看你先回去休息吧，這裡交給我們就行了。」

這次符聖剛沒有再多看藍筱葉一眼，轉身心事重重的離開糕餅鋪。

他前腳剛離開，藍筱葉便吩咐一旁的小春，「去請大夫，順便找個道士來幫符管家驅驅邪吧。」

藍筱葉真的覺得，符聖剛見鬼中邪的可能性很高。

穿越是怎麼回事？他不過就是睡一覺，然後從床上跌下來，這樣就穿越了？為什麼？

若是因為從床上跌下來就穿越了，那麼再跌一次，是否就能回到自己的世界？

為了回到自己的世界，他還真的認真地讓自己滾下床，一次又一次的，哪知卻被前來請他到前院去驅邪的石頭撞見了。

怕他摔傷了，石頭衝上前直接匍匐在地，拿自己當墊子。

符聖剛才剛躺下，就瞄見石頭衝進來，他打住了動作，俯瞰著趴地上的石頭，「你做什麼？」

聽到符聖剛的詢問，石頭抬頭，傻笑回答，「石頭當墊背，符管家就不會摔傷了。」

傻瓜一個，卻傻得令人有些感動。

符聖剛向來不是感性的人，甚至可以說挺冷血的，對於犯錯的人更是不留情面，喊開除便開除，從未曾去想過那些人一旦被開除了，生活是不是能過得下去，他認為自己並非開救濟院的，所以並未做錯。

但他很清楚，因為他的冷血無情，背地裡有不少人對他怨念極深，像剛剛那種情況，對他有怨念的人肯定會偷偷看笑話，不會有人像石頭這樣子的。

「起來吧。」

石頭仍仰著臉看他，遲疑了一下才從地上緩緩爬起，但仍不忘詢問，「符管家不摔了嗎？」

「不摔了。」頓了下，符聖剛再度開口，「若我繼續摔，你還要當我墊背？」

「是啊。」

「為何？」

「因為您是符管家啊。」

「符管家怎麼了？」

「符管家是我們藍家的支柱，您傷不得的。」

「不就區區一個管家，有什麼重要的。」符聖剛忍不住咕噥。

石頭還是聽見了，他忙不迭的說：「不是那樣的，符管家雖然是管家，可算得上是藍家的當家支柱，沒您是不行的。」

「這藍家不是有個當家主子藍大小姐在嗎？」

石頭點點頭，傻笑著說：「大小姐也是當家主子，可她不會掌管家宅，既不會做餅，也不會管帳，只會做好事，所以老太爺臨終前把藍家大小事情都交代給符管家您了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。」

原來他在這裡的職務和在現代也差不了多少，都是不可缺少的靈魂人物，知道這訊息，他心底好過了一些些。

不過他一點也不想扛這裡的責任，只想快點找到回去的管道，畢竟這裡的一切都太.....老土了。

「這裡的一切與我無關，我不想管。」

「可是.....」

這時，外頭開始傳來搖鈴聲響，符聖剛納悶地問：「外面在幹什麼，怎麼那麼吵？」

「那個.....大小姐找道士幫您驅邪祈福。」

「驅邪祈福？」

過去，符聖剛是不信這一套的，但他突然想到，也許道士可以幫他找到那個自稱他老祖宗的老頭，這一想，他連忙跳下床奔出房，一踏出門檻，他便對外頭的人高喊，「哪個是道士？」

「本道便是。」道士挺懂得察言觀色，一看相貌堂堂的符聖剛踏出房門，便猜想到他就是符管家，也就是他這趟要幫忙驅邪祈福的人，所以馬上說：「本道看您印堂發黑，肯定是被冤魂纏身了，該好好祭改祭改.....」

符聖剛不理會他說的，他找道士可不是要他幫忙驅邪的，「我要你幫我找一個人.....不，正確說法是，要你幫我找一個鬼。」

道士一愣，開始有些膽怯，他不過就是出來混吃混喝，並非真的通靈之人，他通常都只是看準了人們膽小怕鬼的心態，隨口編編故事，現在突然被要求找鬼，他還真有些招架不了。

「施主，人鬼殊途，找不得啊！」

「是找不得，還是找不到？你該不會只是到處騙吃騙喝的假道士吧？」符聖剛一針見血地問。

道士愣住了，一時回不上話，但又不想承認自己無法通靈，遲疑片刻，悄悄踢了案桌一腳，這一踢，桌前就開始冒起白煙。

「你要找的人出現了。」

符聖剛掃了四周一眼，壓根沒見到老頭子的蹤影，「他沒來。」

「來了，只是你肉眼無法見到，他此刻正在案前看著你。」

裝神弄鬼！

符聖剛向來最討厭騙吃騙喝的，所以一步走向案前，一手掀開了蓋住案桌的布巾，讓底下的人頓時無所遁形。

「唉唷！這道士是騙子啊！」一旁的僕傭丫鬟全驚呼出聲。

道士怕被藍家人抓去見官，連生財器具都沒收，拔腿就跑，案桌下的人也跟著連滾帶爬的逃離了。

找了這麼一個兩光的道士來驅邪，藍筱葉感覺很不好意思，但她依然覺得符管家不似以前她熟悉的符管家，現在的他看起來比較有魄力，卻有點難親近。

是中邪的緣故吧？

他剛剛竟然要道士替他找一個鬼，聽起來挺駭人的。

怕符聖剛又把那些話拿去外面說，讓有心人拿去說嘴，她決定將家事一肩扛起，「符管家，你方才說的話千萬別在他人面前提及，最近家裡的事情就交給我處理，你勞心勞力了那麼久，先休息一陣子吧。」

符聖剛掃了她一眼，冷冷地說：「那最好，這裡的一切本與我無關，所以千萬不要麻煩到我。」

好冷漠啊……這人真的是符聖剛嗎？怎麼好像是有著符聖剛皮囊的一個陌生人……

她爺爺過世的這些年，她一直以為有符管家在，她是有所依靠的，但這會兒她卻覺得自己很孤單無助。

不想讓符聖剛有壓力，她還是勉強擠出笑容說：「好的，我會盡量不麻煩到你，請安心休息。」

本來，符聖剛就是個冷血的人，他怕麻煩，所以一直努力杜絕麻煩找上身，但是此刻，看到藍筱葉臉上那勉強擠出來的笑容，他的心底卻莫名升起一股罪惡感。

冷血符聖剛竟然會有罪惡感？！他……是吃錯藥了吧！

第 2 章

隨遇而安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，符聖剛來到這裡，生活中沒了高科技家電，天氣熱沒有冷氣吹就算了，更慘的是還要穿著長袍馬褂、留著一頭長髮，他受不了的朝著空中大喊，「臭老頭，你出來跟我把話說清楚！我到底要怎麼回到自己的世界去？！」

旁人見到符管家的奇怪舉動、聽到他的鬼吼鬼叫，就會跑去藍筱葉跟前報告，把聽到看到的重述一回給她聽。

藍筱葉越聽越擔憂，怕符管家中邪太久會無法根治，開始遍尋名醫及偏方，想治好符管家的中邪病症。

有人說心火盛容易焦躁，焦躁就容易胡思亂想，心思不清就容易招引邪氣入侵，人就容易中邪。

於是她聽了，便讓下人去幫符聖剛抓退火草藥。

然後又有人說，城外的天山寺很靈驗，舉凡疑難雜症都能處理，只要一張符燒了喝下肚，人的腦袋瓜就能清明清楚。

她馬上親自前往天山寺求符帶回家燒了想讓符聖剛服用。

符聖剛自然不可能乖乖地把那些藥湯、符水喝下肚，藍筱葉讓人送來的那些都成了窗台外花圃裡的花草養分。

不過藍筱葉的舉動讓符聖剛冷靜了些，他不想被當成瘋子，所以也就不再鬼喊鬼叫了。

沒想到，他不鬼吼鬼叫之後，藍筱葉竟以為她求來的偏方及符咒很有效，便想拉著他一起到天山寺還願。

「我是無神論者。」

一句話讓藍筱葉頓時啞口。

這還是她第一次聽到人家說自己是無神論者，就字面上的意思來理解，應該就是說，他覺得這天地之間無所謂的神鬼存在。

但不對啊，以前，符聖剛總跟她說，這冥冥之中，天地萬物皆有其靈性，每次過年過節，他都拜得比別人虔誠，怎麼現在又說他不信神了？！

「符管家，你真的沒事嗎？」她擔憂詢問。

「妳不用對我太好，我很不習慣。」符聖剛覺得自己畢竟是個過客，遲早要離開這裡的，不想欠下太多人情債，所以繼續冷漠以對。

他一直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令藍筱葉很受傷。

「符管家為何刻意與筱葉保持距離？以前你不是這樣的。」

符聖剛名義上是管家，但是他來藍家多年，他們可說是一起長大的，就像一家人一般，以前符聖剛很疼她，長大之後雖然一直抱持著尊卑之分，可還是對她很好，現在卻感覺很疏遠。

一想到一直以來讓她放心依靠的人突然不理她了，她的心哀傷了起來。

「妳哭了？」見她垂頭喪氣，符聖剛內心又升起了一股罪惡感，他覺得有必要和藍筱葉把話說清楚，所以直接告訴她，「我並非妳認識的那個符聖剛，所以不要太期待我像他那樣照顧妳，我很快就會離開，或許屆時他會回來，我也在找方法讓他回來。」

藍筱葉被他的話搞糊塗了。

他明明就是符聖剛，卻說自己不是符聖剛，看來她求的符對他一點幫助也沒有，她垂頭喪氣地說：「我到底該怎麼幫助你才好呢……」

「什麼都別做就是對我最好的幫助了。」他知道這樣說很冷酷，但是他想離開時了無牽掛，所以不想欠藍筱葉任何人情，也不想和她有太多糾葛。

他的冷漠真的讓藍筱葉掉眼淚了。

雖然有些罪惡感，但符聖剛覺得，別讓她有過多期待，對她最好。

雖然符聖剛不想摻和太多，但要他完全冷眼旁觀，其實並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，因為同樣是食品行業，符記又是糕餅業起家，所以身處於同樣做糕餅的藍家，他免不了會聽到一些關於做糕點的話題。

就像石頭說的，藍筱葉根本不會做糕點，以前跟著藍筱葉爺爺做糕餅的老師傅，不是走了就是被挖角了，所以御珍軒只剩下一些懂得皮毛的師傅而已。

藍筱葉的爺爺知道藍筱葉沒做糕點的天賦，所以也沒勉強她學習，以致於現在，她幾乎沒有能力支撐這家百年老店。

這日，他從僕傭口中得知，因為藍家家道中落，所以藍筱葉遭從小指腹為婚的未婚夫一家嫌棄，至今都不上門下聘。

對古代人來說，已有婚約的閨女被延婚猶如天大噩耗，但以現代人的角度來看，那根本就是芝麻綠豆大的小事，所以他忍不住咕噥一句，「嫁不了就不要嫁。」

眾人沒料到符聖剛會那樣說，紛紛投以異樣眼光。

石頭最直接，馬上就說了，「這事關大小姐的終身大事呢，符管家怎麼能講得那麼無關痛癢！」

「這事本就與我無關，你們認為重要，就幫她去把那個負心的人找回來不就得了。」說完話，符聖剛便閉目養神起來。

這炎炎盛夏，只有庭院裡的這棵大樹下最為涼爽，他真心想念起現代的冷氣啊。

「冷氣個頭！臭小子，你好的不學，盡學些惡毒嘴臉，真欠打！」

他的頭又被巴了。

「誰打我？！」符聖剛氣急敗壞坐起身，四目張望，馬上就對上老祖宗的怒目，但他丁點不怕，反而怒目以對，「又是你這老頭子，你來得正好，快點把我弄回去！我不想待在這種鬼地方！」

「你覺得我會把你弄回去嗎？讓你來這裡，就是要讓你重新學習怎麼做人，在你的課業沒完成之前，除了這裡，你哪裡也別想去。」

符聖剛很有能力，但就是缺乏一顆柔軟的心，這或許與他從小失去母愛有關係，他好像喪失了愛人的能力。

身為他的祖先，符大順希望自己能改變符聖剛，讓他懂得愛人，也能被愛。

恰巧這一代的符聖剛和藍筱葉就是現代兩人的前世，彼此明明有愛意，但符聖剛因為自己的身分未敢向藍筱葉表白，而藍筱葉因為矜持不敢說出自己也對他有愛意，最終只能委屈自己嫁給一個不喜歡的人，最終以悲劇收場。

他想扭轉他們的命運，才會把符聖剛拉到這一世。

以符聖剛的能力，要幫藍筱葉重新興盛御珍軒是輕而易舉的，偏偏他似乎打算袖手旁觀、視而不見，這讓人看了很惱火。

「我說過了，你來這世界，就是帶著使命來的，只有完成你該做的課業，你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世界。」

「我不與任何人……鬼談條件，你有能力把我弄來這裡，一定也有能力把我弄回去，這是你欠我的。」

「我辦不到。」符大順搖頭。

這是真的，他花了幾百年修行換得這次的機會，但也只能讓符聖剛來到這裡，至於回不回得去，得看符聖剛個人的造化。

「那我也辦不到，你應該比我清楚那大小姐的能力，我看她琴棋書畫樣樣都沒問題，就做糕點最不行，讓她趁早去找個得力幫手快一些。」

符大順快被符聖剛氣死了。

一旁看著的人也快被符聖剛嚇死了。

看他不停對著空氣自言自語，藍家的僕傭們一個個捱在一塊，每個人都覺得符聖剛的中邪程度越來越嚴重了。

「是不是應該再去找個道士？」負責庭院整潔的阿土說著。

「城裡還有法術高強的道士嗎？」負責廚房伙食的福嬌小小聲地說，儘管年紀一大把，她仍被嚇到了，光天白日見鬼，還是會讓人毛骨悚然的。

「我得去告訴大小姐……」石頭開始結巴，但他不是怕鬼，是擔心符管家這樣下去身體會撐不住。

「自己好好想清楚再做決定。」

咻地，符大順就不見了蹤影，符聖剛急切地四處張望梭巡，可是哪裡還有符大順的鬼影子，他氣得破口大罵，「臭老頭，你快點把我弄回去！」

他這一罵，一旁的僕傭紛紛作鳥獸散，他們怕中邪的人會出現強大攻擊力，更怕和符聖剛一樣被鬼上身，所以逃命要緊。

得知消息的藍筱葉為了幫助符聖剛恢復正常，又透過關係請來了得道高僧，高僧與符聖剛對坐，高僧很淡定，符聖剛更淡定。

「施主，回頭是岸。」

「我也想回頭。」

「善哉！善哉！如此甚好。」高僧點頭如搗蒜。

「一點也不好，我想回頭卻回不了頭。」

「放下執念即可。」

「那可不成，不執著，又怎麼能回得了頭。」

「佛說一切皆空。」

「師父是得道高僧，那麼應該可以幫我解決一些困擾。」

「施主請說，貧僧若能力所及，定助上一臂之力。」

符聖剛問：「師父能通靈嗎？」

「通……」高僧面有難色。

「師父能看見鬼魂嗎？」

「鬼魂……」高僧的臉更顯難看。

符聖剛很認真地繼續問：「師父可否在前世今生來去自如？」

高僧被考倒了，他成天念經，但既通不了靈，也看不到鬼魂，更無法得知前世今生事。

他從坐墊上站起，欠著身說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無能，解決不了施主的難題。」

說完，他便走了。

藍筱葉有些失望了，她本來期望很高的，她以為這位高僧應該可以幫符聖剛恢復正常，這下可好，連甚有名氣的高僧都被符聖剛考倒了，還能期盼誰來幫忙？

「家裡都快沒米煮飯了，妳還有心思搞這些，妳這麼理財下去，遲早破產。」符聖剛看見一旁呆愣的女人，厲聲斥責著。

「理財是什麼意思？破產又是什麼？」

「理財叫做管帳，一無所有叫破產。」

藍筱葉是真不懂得怎麼管帳，而且最近她一心只想讓符聖剛趕快好起來，「我只是希望符管家快點恢復……」

「我再說一次，不用對我太好，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會處理，妳無須瞎操心。」

藍筱葉其實不柔弱，但每次被符聖剛拒於千里之外，她就會有想哭的衝動，這次，她忍不住說了心裡話，「我一點也不喜歡冷漠的符管家，拜託你快點恢復成以前的樣子好嗎？！」

「妳該不會是喜歡這軀殼的主人吧？」符聖剛瞧了她片刻，突然語出驚人地問。

突然被這樣問及，藍筱葉的臉驟地漲得通紅，「符管家在胡說八道什麼……我、我要去糕餅鋪看看餅賣得怎樣了……」

丟下話，她轉身頭也不回的狂奔而去。

那舉動和反應，根本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嘛！